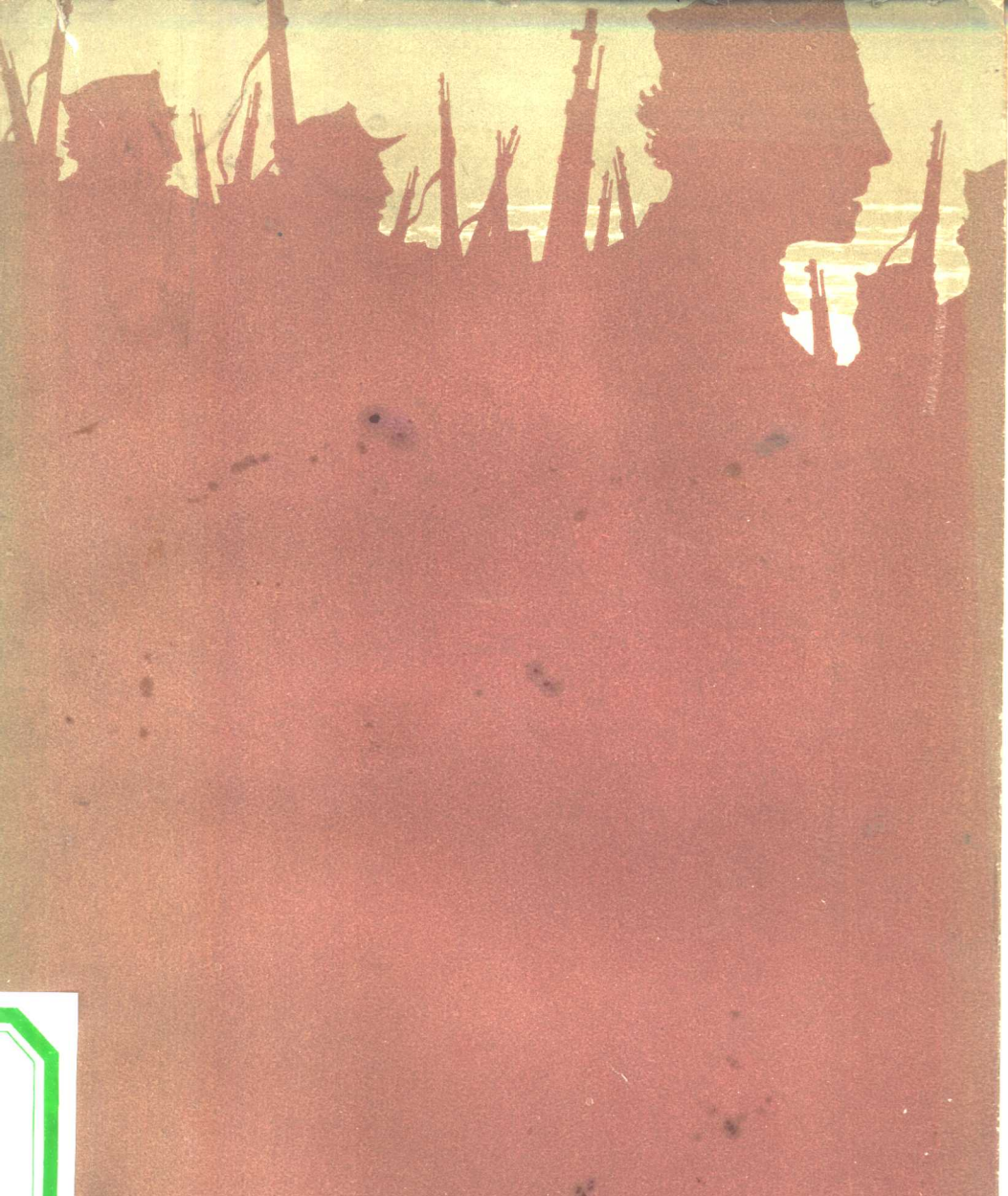




人民,历史的主宰

安德烈·凯德罗斯著

人民, 历史的主宰

[希腊]安德烈·凱德罗斯著

沈祖詒譯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61

André Kédros

PEUPLE ROI

本书根据 Les Editeurs Français Réunis, Paris

1952 年版本译出

人民, 历史的主宰

著 作 者 [希腊]安德烈·凯德罗斯

翻 译 者 沈 祖 韶

*

上 海 文 艺 出 版 社

上海永嘉路 25 弄 8 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証出 094 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开本: 850×1156 毫米 1/32 印张: 7 7/8 字数: 160,000

1961 年 11 月第 1 版

196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7,000 册

统一书号: 10078·1829

定价: (九) 0.84 元

內 容 提 要

英国情报局在希特勒的侵略军队开进希腊国土时，留下上尉哈斯丁隐藏在雅典富商耐克利地斯家里，做地下工作。

耐克利地斯是个没有民族气节的两面派，他一边效忠英国人，一边又为德国占领军出力效劳。哈斯丁发觉后，便私自出走，开始了他在希腊人民中间一系列的活动。

希腊人民在敌人蹂躏烧杀的迫害下，过着艰苦恐怖的生活，但他们对祖国的命运满怀信心，在民族解放阵线的积极领导下，一支抗击敌人的人民解放军迅速成长起来。

优秀的共产党员，希腊的光荣儿女，完成着伟大的事业；对出卖民族利益的叛国分子，对盘踞在他们国土上的侵略者，展开不妥协的坚决斗争。纺织工人约高斯，理发师傅科斯塔斯，游击队上尉普洛科，酒店服务员安德阿斯等等一个个光辉的形象，在不屈不挠的斗争中，都表现了希腊人民不可战胜的坚定决心和英勇气概。

与此同时，在英国特务波尔身上，正体现了帝国主义者所玩弄的卑鄙手法。英国假意支持希腊人民抗战，但一面却空投一些不能使用的武器弹药，企图阻挠人民力量的壮大。德寇失败后，更变本加厉，支持希腊的反动政府对人民进行轰炸和屠杀。

哈斯丁在铁的事实面前，思想有所转变：他看到了希腊人民的斗志和力量，认清了英国一套寡廉鲜耻的帝国主义勾当。正因为如此，他被英国当局调走了。

希腊人民，要自主的人民，失望中的人民，
除了自由之外，你再没有什么可以丢失的了，

.....

这才是比痛苦、比敌人、比一切
更有力的真正的光明的财产。

保尔·艾吕雅《雅典》1944年12月

他们既不是奴隶，也不是卑臣。
埃斯库罗斯



在退却中的新西兰远征军正在穿过雅典城。斯吐加式飞机①顽固地向着在比里犹斯启航的运输舰队的前锋袭击个不停。哈斯丁上尉从他旅馆的阳台上看到它们的俯冲和码头上弥漫的烟尘。大部分的队伍还没有走过宪法广场。一种节日的气氛笼罩着几英里以外被死亡所威胁的战士们。群众喊着告别的话，把鲜花扔给他们。不时地，几个高个儿小伙子从吉普车上跳下来拥抱一位少女或者迈开步同她跳几步舞。

哈斯丁上尉又叫了一杯威士忌酒。服务员们穿着毕挺的白色上装，会意地点点头。英国军事代表团已经匆匆地离开了旅馆。失败的消息证实了，敌人已经逼近首都，只是被实力并不强大的后卫军拖着还没有来到。这时上尉并没有想要动的样子。他不去理会他的行装，只留意着街上的活动，似乎在思索着什么暧昧的计划。

上尉不是一个逃兵。他接到留在原处的命令。他本来是参谋部的联络员，现在被指派要完成一个艰巨的任务。一切都来得这样快和毫无准备，以致哈斯丁没有时间来恢复他的冷静头脑。他那种被旅馆员工所曲解的冷漠态度，只不过是

表面的。他极力想集中思想，表現鎮靜，但是办不到。他越是努力想依靠他自己的战争經驗，依靠接到的訓令和他陆军大学里所学到的那些理論，就越是覺得这些东西都靠不住。他陷在一堆矛盾的思想和情緒里不能自拔。

將軍(大家都亲热地叫他“老光棍”)在給哈斯丁两个有关他行李的命令时，还交給他本城的一張地图和几个地址。很显然，將軍专心于他的出发，他认为应当做出一种激动的样子，他強調地說道：“你別相信任何人，哈斯丁，只要相信你自己的良心和智慧。別忘了我們將仍然在你的身边，你要完全按照我們发給你的命令去办。”

去他的吧！这些空話！虽然哈斯丁心里在嘲笑着自己，他还是想走过去拖住老头子，問他一大堆无关紧要的問題，哪怕仅仅是为了拖延那不可避免的拥抱和离别。幸而哈斯丁学习过自持。事情总算都很严肃地过去了，哈斯丁甚至于还有勇气把將軍的一个手提箱送到了車上。

現在他把酒喝光，目送着在公路上消失的最后的队伍，最后的吉普車，目送着頹喪地、沉默地回到家去的群众。

从前，他是一向抱着一种有点輕視的寬容态度来看待这个有点幼稚的民族。但是今天，他却用新的眼光来看他們了。在即将开始的漫长黑夜里，他也許在摸索中会找到兄弟般的手。这个希望一直没有离开他那难以摆脱的孤独感觉。

*

*

*

汽車一停，哈斯丁上尉就埋怨自己了。为了安全，他本来

① 斯吐加式飞机(Stukas):德國轰炸机。

就不該坐出租汽車。但是到法雷尔^①的路这样远，而他的箱子又非常笨重，他安慰自己說他实在沒有选择的余地。此外，司机的友好态度也使他放了心，他拒絕接受車錢，仿佛单单和这位英国軍官握握手就很滿意。

哈斯丁上尉早已熟悉耐克利地斯先生的別墅；这个富有的企业家已經宴請过英国代表团好几次了。所以將軍在临走的时候特別把他托付給哈斯丁。“老头儿”从来沒有隱瞞过他对于这个家庭的好感，这家人会讲一口純粹的英国話，吃晚飯穿礼服，并且把他們的大部分财产都投在英国的大企业里。

当他走进这家的藏書室，看見室內四壁都排滿精装的書籍时，哈斯丁心里想，不管表面怎么样，他的任务会不会是早就准备好了的。也很可能，將軍过去和耐克利地斯談話的时候已經提到过。也許耐克利地斯还是“情报局”的人呢！哈斯丁好奇地观察着那个小矮子的臉，他正向他从容不迫地、庄严地走过来。引人最注意的，是他那剪成尖角形的黑胡子，这和他那紅光滿面的臉形成一种非常不調和的对比。眼角上流露出一种虚伪的高兴，一种有些过分修飾的談吐說明他是个南方人，而他很可能說出的花言巧語又很快地被他那老是神經质急剧抽搐着的薄嘴唇所勾銷。

在談話的过程中，哈斯丁感觉有些失望。耐克利地斯对于他的光临和要求似乎毫不惊奇。只是，虽然他过去答应过在他家里可以隐藏一个英国軍官，他好象并不乐于这样早就

① 法雷尔(Phalère):旧雅典三个港口之一。有新法雷尔和旧法雷尔，均在雅典城南。

履行他的諾言。他的态度倒是有礼貌的。他还表示了他对于盟軍胜利的信心和他对于英国民族的欽佩。不过，他又表示哈斯丁住在他家里可能使他有些不便。

“我的房子就跟是你的一样，上尉，”他特別強調地說道，“但是我还是請你要謹慎小心。”

哈斯丁沒有表示什么，耐克利地斯的語气更不客气了。

“明天德国人就进入雅典了，上尉。我是一家之主。請你不要怪我提醒你注意我在舍下接待你所冒的危險。”

哈斯丁一面压制住一肚子的不舒服，一面向他保証，叫他放心。他以为應該把他上司的名字提出来。可是耐克利地斯並沒有軟下来。上尉明白即便耐克利地斯和將軍有过什么默契，这个企业家还是想把他接待上尉的举动算在他爱国的帳上。

“我不需要你有什么介紹，上尉，”他傲慢地說。“你是一个英国軍官，这就够了。我欢迎你来住。”

他假殷勤地說他准备亲自領上尉到他的房間里去。

这个房間距离藏书室不远，这使哈斯丁很高兴。房間又大，光綫又好。窗外是一幅非常优美的风景；花园里，薔薇丛和正在开花的桂树灿烂悅目，一层层的平台，一直伸展到海边。远处的沙来米島象一幅水彩画似的遮住了天边。左面，象戴着紫色帽子似的帕尔內斯山，对着斜阳閃耀。对面新法雷尔的海岸已經浸沒在阴影里，好象把黑暗拥抱在怀里。

上尉不顾礼貌地轉过身去。他掏出一支烟斗，装了烟，但又忘了抽它，他目不轉睛地望着景致。

“一个适于幻想的地方……”他对耐克利地斯說道。

“好极了，好极了，”后者用手拍拍他的胳膊說道。“請允許我向你建議，上尉，把你的軍服脫掉。这个壁橱里，你可以找到你合身的衣服。”

有人在敲門。耐克利地斯告訴他，是僕役农达斯，今后專門服侍他的。門开了，农达斯在門口出現，每只手提着一个手提箱。一条圍裙圍在衬衫和条紋褲子上面。他用一种沒有表情的嗓門，問上尉要不要准备洗澡水。他的英文几乎和他的主人讲得一样熟练。

哈斯丁感到不舒服。这些人都会讲他的語言，家具又这样考究，人們似乎有意給他安排下这个舒适的环境，这一切都和他新的处境不相称。他們是不是在变相地諷刺他，并且想把他推到一个陷阱里去呢？

耐克利地斯告辞出去了，上尉单独和农达斯留下。他粗暴地問那个佣人对于战争的看法。

农达斯的眼睛盯着自己的鞋尖。

“我，”他用他那單調的語气說，“我什么都不想，先生。請先生允許我說，在我这样的年齡，战争是不算一回事了。我看得多了。它們都是一样。但是当了象耐克利地斯先生这样有錢人的佣人，我总希望可以得到些保护……”

农达斯也不管这几句話給人的印象如何，他就在澡盆里放起水来。上尉皱了皱眉头。他本来想听到一句什么愛国的話，以便驅散掉包圍着他的虛伪的气氛。但是这个混蛋佣人却讲起道理来了。哈斯丁想象德国人进雅典时的情况，以及他可能遇到的困难。但是他想象不出。水在澡盆里流着，带着水龙头吱吱的声音，上尉已經預感到热水浴那种使人疏懶

的舒适感觉。他低声地罵了一句。这件事里一定有不对头的地方。很象一出戏沒有演好似的。“不过，無論如何，总不是我选上它的，”他一面脫衣服一面自言自語地說。“我总得把我的角色演到底。”

*

*

*

有好几天的工夫，这家的主人好象把哈斯丁給忘了。他只看到服侍他的佣人。柔軟的榻床，墙壁上淺藍色的糊牆紙，一个让亲近的朋友来消遣假日有着舒适环境的房間，这些都更扰乱了他那不安的心情。每天总有好几次，他告訴自己說不要忘記他是在战斗中的一个軍人。但是在疏懶的环境里，又很难經得起誘惑的考驗，用銀盘子送的菜，当地上好的酒，連同佣人又規矩又高尚的态度，都在他身上起了一定的作用。

他对于农达斯沒有好感。总的說来，他不喜欢佣人。他是牧师的儿子，在虛伪严謹里长大。在儿童时代，家里就不許他使喚佣人。他对于这类人有一种模糊的印象，因为宗教的关系大家假装以平等对待他們，但是一切低賤的事，却又都是要他們去做。

在农达斯庄严的外表下，哈斯丁看得出他是个馬馬虎虎近于无能的人。他們彼此間的第一次接触和佣人对于战争的看法都促使他保持他那謹慎的天性。但是他又常常忍不住要問农达斯城里怎么样了。他一超出严格的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这个人就不耐煩了，变得又頑固又多疑。在回答前，他总要反复考虑，好象他要說的每一句話都要他深深負責似的。多半，他的回答都是一本正經的。

“是，先生。”他說道，“街上有很多德国人。沒有，先生，人

們沒有去看德國軍隊的游行。他們躲在家里。他們害怕。”

“怕什麼？”哈斯丁問。

“怕遇上‘災難’……”

哈斯丁不知道在希臘，這個字就是指小亞細亞的失敗。他惊奇地，在衣達斯張大的眼睛里看見了殺人、放火、強奸的反映。

“德國人規矩嗎？”哈斯丁接着問。

“規矩，先生，”衣達斯想了很久才回答。“非常規矩，在飯館里，他們向人行禮，並且吃飯給錢……”

哈斯丁深信不疑。沉着無情，完全科學的戰爭代替了仇恨和肉搏的戰爭，在這種戰爭里，只有技術的優越才算數。科學，即便是戰爭的科學，也和殘暴不同，它反而能使戰勝者和戰敗者之間建立友好關係。

本能使哈斯丁感覺到衣達斯和他的意見不同。在他謹慎的舉止下看得出有一種潛伏着的不安。他好像等待一個還沒有到來的暴風雨。這個人有點事先就向恐懼屈服的性格。在這寂靜的大房子里有時候常常能聽到壓低嗓門的談話聲。衣達斯一聽到這種聲音，就停止活動，把他略帶斜視的眼睛往門口看。要是說話的聲音停止了，衣達斯就又恢復他莊嚴的外表，這種外表也象是一種抵抗的反射似的。他不滿意地皺着眉頭來應付上尉謹慎的問話。“這是先生和太太，”他簡單地回答。或者說：“是巴夫洛斯先生和他的父親。”哈斯丁不堅持問下去。他的這種好奇心好像不大得體。本來嘛，他沒有任何理由來管主人的私生活。

有一天他在讀書，忽然被隔壁房間里時斷時續的小聲音

所扰乱。他没有听错：一个女人在哭。这一天，他心急地等着佣人进来。农达斯悻悻的态度使他大失所望。

“哦！是伊蘿小姐……，耐克利地斯先生的堂妹。”

佣人輕蔑的神气使人毫无疑问地会想到一个老处女的形象，用带花边的手帕遮盖住她那象男人似的长着胡須的假慈悲的臉。

“她为什么哭呢？”哈斯丁問道。

农达斯做了个无可奈何的手势。哈斯丁沒有再問下去。他本来就不应当問这种无聊的問題。

光阴忧郁地溜过。上尉在玩他自己用鉛笔头和旧鋼笔尖做的小箭头；他心不在焉地翻閱散在他房間里的几本书，用很长的時間而且毫无意义地擦他的手枪或者偷听无綫电。他把无綫电收发报机安在一个壁橱里，以便避免引起耐克利地斯可能有的惊慌。战争的消息使人懊丧。德国人已經占了希腊全境，希腊注定了要受到三重被占領的惨剧。德国党卫队降落在克里特島上，把英国軍隊赶到海里。倫敦的报纸更加慌張。侵入三島在今天看来是可能的了。希特勒在他的演說里得意非常。丘吉尔預期今后的血和泪将比任何时期都要流得多。

哈斯丁本来应当全神貫注这些和他有直接关系的新聞。但是他发现自己对这些新聞的不关心簡直到了令人怀疑的程度。他須要努力才能把自己离奇的生活和蹂躪世界的战争联系在一起。他感到自己很象一只海螃蟹，在退潮的时候被遺留在一个干枯的深縫里。“我只好等下一次的海潮。”他对自己說。麻煩的是他選擇了一个太完美的隱蔽場所。潮水永远也

不会流到他这儿来。这种安全感的本身就有些叫人发愁。他觉得人家把他忘了，倒好象是被活埋了似的。这死一般寂静的大房子麻木了他的意志。

*

*

*

为了消磨这漫长的无事可做的時間，哈斯丁讀起农达斯給他弄来的一本已經不适用的学习近代希腊文的书来。他小的时候在学校里讀过古希腊文，所以他进步很快。他练习跟农达斯說希腊話，但是他的口音还是非常坏，以致这个佣人伸着脖子張着嘴，来表示他什么也沒有听懂。

最近有些时候，在傍晚时，耐克利地斯到上尉这儿来作簡短的拜会。对于上尉的存在他好象已經习惯了。虽然天气非常好，他还是很有礼貌地談到天气，根据英国的习惯，他总是拿它当作談話前的開場白，然后再談到当天的新聞。在这一方面，他有非常独特的見解。他认为希特勒的計劃等于一个不善于經營的企业家的計劃。在說到德国人时，他說“他們是在吃本錢，”他干笑着，露出一口发亮的金牙。“他們无可救药地一定会失敗，”他繼續說，“除非……”一个无可奈何的手势和他那殘忍的假笑代替了那句話的后半句。耐克利地斯很少說完他的話，他的发言到最后总是只剩下一个微笑或者一个皺眉的表情。这种表情象是要表現他有口才，但是实际上是一种做作，掩飾他的撤退。哈斯丁想法捉住他的話尾，但是白費气力，他无法了解耐克利地斯的話。他太英国人脾气了，所以能不动声色，耐克利地斯这种做法也就是利用了他这种脾气。“假使他們可以把石油弄到手的話……”他的鼻孔顫动着說。“拿到黑色的金子，那就危險了。”他有力的繼續說。假使哈斯

丁問他，他指的究竟是什麼石油，耐克利地斯就會搖搖頭躲躲閃閃地說：“親愛的上尉，毒品是在同類中才找到抗毒素的……”

哈斯丁在試着体会主人斷斷續續的自言自語的時候，他發現這簡直是在作“填字”的遊戲。沒有辦法了，他有時就提出明確的問題。於是耐克利地斯就用眼睛盯着他，嘴角上顯出忿怒的抽搐，這種樣子哈斯丁早已看慣了。他不再往下問，認為自己所處的地位不允許他去和耐克利地斯發生爭論。此外，他還有另外一個理由使他不願這樣做：那就是耐克利地斯簡短的訪問也可以打破他一天里單調的生活。這種單調是很難忍受的。哈斯丁曾經得到主人的允許，可以在寬大的藏書室里隨意翻閱書籍，他和藏書室只隔一個過道。可是他不大享用這個特權。因為他神經緊張得使他不能好好地看書。這種緊張一方面是由於這所大房子所發出的聲音，另一方面卻又由於它的寂靜所引起的。這種聲音很少有意義，正如這所寬闊的房子和它的主人一樣，都好象跟他保持着相當的距離。他自己感到是外人，或者更恰當地說是人家使他感覺到是外人，雖然他從小就被教養和人家保持一定的距離，但也感覺到新奇和極度的不愉快。

有一天他在找前一天在書架的高處看見的一本愛略特^①的書。他高高地扒在梯子上，聽見背後有人在講話。耐克利地斯先生正在跟一個四十歲左右穿着紫綢浴衣的美麗婦人用希臘語談話，語氣相當激動。哈斯丁發現人家沒有看見他，就

① 愛略特(1819—1880)：英國女作家。

咳嗽一声来告诉人家他在那儿。那个妇人吓得叫出声来，转过脸来，怒冲冲地看了哈斯丁一眼，跟着一句话也没有说，就大踏步向着门口走去了。哈斯丁笨重地从扶梯上走下来，向耐克利地斯表示他的歉意。耐克利地斯第一次表现出不好意思的表情。

“耐克利地斯太太神经特别敏感，上尉，”他用改变了的语气说。“请你原谅她。”

“同情不是可以强制的，先生，”哈斯丁回答，他觉着自己的脸红起来，很不愉快。

“我很抱歉，但是你猜对了。不过我太太的态度并不是针对你个人；但是……怎么说呢？……你的……你的……总而言之，她对于她所谓的‘间谍’有着无谓的恐惧……没有想到你在这里……请你再一次接受我由衷的歉意……”

哈斯丁努力压制住自己的情感。他发现耐克利地斯讲到“间谍”这两个字时很不自然。他是什么意思呢？哈斯丁久已在暗地里自己进行揣测了，一个又一个地，到底什么任务在等待着他。第一是需要忍耐。他收到过参谋部一个简短的命令，叫他在没有接到明确的指示以前，不要有任何行动。他只好等待。无论耐克利地斯含含糊糊的话也好，夜里惊醒他的呜咽也好，不客气的态度也好，都不应该改变他做人的方法。他和屋主的关系是不可能正常的。他不是一个被邀请到海滨别墅来度周末的客人。他是隐藏在一个战壕里等待行动时间到来的战士。他已经尽其所能来抵抗那引诱他的惰性。遇到外来的危险，可以说自己被难以估计的吓人的铁丝网所包围，对于这些威吓，他应该提高警惕，这才是他高兴干的呢。